

舊小說

(一)

舊小說總目錄

第一冊

甲集一

漢魏六朝

第二冊

甲集二

漢魏六朝

第三冊

乙集一

唐

第四冊

乙集二

唐

第五冊

乙集三

唐

第六冊

乙集四

唐

第七冊

乙集五

唐

舊小說 一總目錄

第八冊

乙集六

唐

第九冊

丙集

五代

第十冊

丁集一

宋

第十一冊

丁集二

宋

第十二冊

丁集三

宋

第十三冊

丁集四

宋

第十四冊

戊集一

金元明

第十五冊

戊集二

金元明

第十六册

已集一

第十七册

已集二

第十八册

已集三

第十九册

已集四

第二十册

已集五

清

清

清

清

舊小說

甲集目錄

漢武帝內傳 班固

趙飛燕外傳 伶玄

吳女紫玉傳 趙曄

楚王鑄劍記 趙曄

雜事秘辛 無名氏

東方朔傳 郭憲

西王母傳 桓麟

太古蠶馬記 張儼

薛靈芸傳 王嘉

麻生瘞卹記 王嘉

天上玉女記 賈善翔

蘇娥訴冤記 千寶

東越祭蛇記 千寶

泰山生令記 司馬彪

秦嶽府君記 庚翼

山陽死友傳 蔣濟

古墓斑狐記 郭頌

烏衣鬼軍記 李鼎

夏侯鬼語記 孔曄

神僧傳 法顯

丁新婦傳 殷基

荆楚歲時記 宗懷

冥通記 陶弘景

古鏡記 王度

神異經 十五則 東方朔

海內十洲記 四則 東方朔

列仙傳 十八則 劉向

列女傳 四則 劉向

西京雜記 八則 劉歆

別國洞冥記 一則 郭憲

笑林十則 邯鄲淳

列女傳二則 皇甫謐

高士傳十則 皇甫謐

益都耆舊傳二則 陳壽

汝南先賢傳五則 周斐

楚國先賢傳二則 張方

文士傳二則 張隱

漢中士女志十三則 常璩

梓潼士女志二則 常璩

博物志九則 張華

列異傳七則 張華

搜神記二十六則 干寶

南越記一則 沈懷遠

魏晉世語一則 郭頒

裴子語林十則 裴啓

神仙傳四十五則 葛洪

舊小說 一 甲集目錄

舊小說

甲集一 漢魏六朝

漢武帝內傳

班固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游戲，亦不敢逸。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徽過人。景帝令改名徽，及卽位，好神僊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僊。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幄宮玉女王子登也，乃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當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人何人，朔

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僊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僊數千。光耀庭宇。旣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僊。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睟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襜褕。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鳥。視之可年三十許。脩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廚。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櫟。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櫻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簫。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

王母曰。夫欲脩身。當營其氣。太僊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僊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僊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而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亨。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僊才也。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悵悵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

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恆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鍼。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仁喪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剝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遺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冤。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恆爲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常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螭蛄之窟。容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僊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聖。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

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僊人。是故我發閭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僊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其無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僊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邱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楨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僊。尊蓬邱以館真人。安水神於極陰之源。棲太帝於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臯。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光。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并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僊。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僊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僊澤。扣求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輜。發紫臺之

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遞隱地八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啟發。弘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秘言。不可傳泄於中僊。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達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十歲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銜天道。此禁豈輕於傳。

耶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真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僊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神僊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卜之耳。至於教僊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僊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僊？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問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疇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授書以來，并賢大女，卽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授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是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慙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銜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慙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

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僊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握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繡。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眞。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眞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僊宮以青眞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眞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僊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藏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僊者四千年一傳。得眞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

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聵於來世。命周枉而卒歿。輕則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璫。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而紀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旣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僊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並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音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真。見降。必當度世。特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怨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四十卷。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旣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齎屋西憩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塋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域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鄆市。其日見一人於此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

正錢九萬，卽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斂。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斂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斂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趙飛燕外傳

伶玄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爲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蘇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分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嘗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爲舍直，嘗竊傲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貨服，疏苦財，且顯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隣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傍，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